

中国
谚语
集成

中国谚语集成

云南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云南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 I S B N 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
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周扬

副总主编 (按姓氏笔画顺序)

马学良 任英 林默涵 周巍峙(常务) 钟敬文(常务)

高占祥 贾芝

委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马振 马学良 马春阳 大丹增 王士媛 王世兴

毛星 乌丙安 龙海清 田兵 刘琦 刘守华

刘清惠 刘魁立 刘辉豪 刘锡诚 许钰 吕骥

曲子贞 任英 牟耕 李克 李耀宗 宋孟寅

宋彦明 杨亮才 吴景春 张文 张涛 张紫晨

季仲 季沉 官却杰 林默涵 周扬 周骥良

周巍峙 姜彬 胡尔查 钟敬文 贺嘉 高少峰

高占祥 贾芝 徐守正 徐洗尘 殷海山 陶阳

陶立璠 陶建基 常泊 董均伦 蓝鸿恩 廖东凡

黎本初 魏心一

《中国谚语集成》主编及编审人员

主编 马学良

副主编 陶阳 陶立璠 李耀宗

特约审读 吕平 吉星

责任编辑 刘晓路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云南卷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赵廷光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有才 史宗龙 李仕良 李正荣 杨知勇 张文勋

主编 李鉴尧

副主编 李缵绪 刘辉豪 杨利先(常务)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定明 木丽春 冯朝良 左玉堂 汤君纯 刘本学

刘辉豪 刘德荣 祁树森 沈其荣 李文汉 李维行

李鉴尧 李缵绪 杨力 杨森 杨利先 杨忠德

杨德辉 余仁澍 张青 张福三 尚仲豪 和崇仁

岩温扁 施珍华 赵鉴新 段胜鸥 涅努巴西

郭思九 高登智 徐鹏 傅光宇

《中国谚语集成·云南卷》编辑委员会

主编 李维行

副主编 孙敏(常务)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定明 孙敏 刘怡 李昆 李维行 尚正兴

赵永容 段胜鸥 傅光宇

责任编辑 孙敏

总 序

遵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1984年联合签发的《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省、地（市）、县各级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组织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及基层文化单位进行全面普查与采录，又经层层汇总选编，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的《中国谚语集成》，终于陆续编定出版问世了。这套集成的编纂出版，是为了辑录、保存我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宝贵的谚语文化遗产，并使其在新时代起到实际应用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中国谚语集成》和另外两套大型系列化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的联袂问世，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学史上一项旷古未有的荟萃之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一项意义深远的建设工程。

中国谚语宝藏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然而，它究竟“源”于何时，如何“流”长，却因鲜见确凿之依据而一语难详。先秦典籍援引谚语时，或称“古者有谚”，或曰“先人有言”，或索性指明所引乃“周谚”、“夏谚”。清人杜文澜的《古谣谚·凡例》说：“谣谚之兴，其始止发乎语言，未著于文字。”明确指出谚语源于文字之先。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从我们五十年代所掌握的尚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采风资料中，也可看到谚语同歌谣、神话、传说一样，在原始公社的人群中就已起根萌芽。可惜的是，我国文字产生前的谚语多已流失，无典籍可考。但从谚语历久不泯的这一基本规律却不难推论：现存于可考古籍中的古谚，当有不少是文字产生前的先民遗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源于劳动。作为直接反映人类劳动、生活和斗争经验总

结的文艺形式之一，谚语自然更不例外。当然，在人类的劳动能力和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水平都还十分幼稚的原始社会中，谚语是难以成形的。谚语的成形有赖于人类的劳动生产、生活经验积累到一定的高度，同时也有赖于抽象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发展成熟到一定的高度。当先民具备了这些方面的条件，为了相依为命，交流、传授各自的点滴生产、生活心得，他们便开始逐步将那些行之有效且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一次又一次地概括提炼为易讲、易传的短言句式。你讲我讲，久而久之，这种短言句式便渐趋定型，成了所谓“谚语”。在我国先秦古籍中，生产谚就位居古谚之首。诸如《易经》的“士刳羊无血，女承筐无实”、《诗经》的“朝跻于西，崇朝其雨”等，出自商周奴隶农牧劳动和天气占验的生产谚，几乎俯拾即是。

谚语发端于劳动，但也并不止于反映劳动生产。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谚语逐步由认识自然，总结劳动经验，而广泛涉足社会生活，涉足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这些后起于生产谚的其它谚语，来源更庞杂，内容更丰富。为了便于表述，我们权且统称之为“社会谚”。社会谚同生产谚一样，依然是人民群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衣食住行之事，统统倾注于谚海，举凡事理德行、时政社交、日常生活，以至风土人情，都不乏精妙之作。这些谚语的总和，反映了劳动人民全部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历史经验，成为世世代代人民群众认识生活的教材、陶冶性情的艺珍、斗争自强的武器，以至改造社会的指南。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阶级社会中，当谚海向广袤的社会生活不断扩展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文化”现象。由于剥削阶级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无不与劳动人民形成截然的对立，为了维护并散布其自身的思想，势必也极力设法利用谚语这一具有奇妙交际效应的艺术语言。他们或是扭曲谚语的本旨，随心所欲地“采以为谈”；或是偷梁换柱地对谚语进行篡改和伪作，把剥削阶级的种种思想观念和处世哲学深深地渗透于谚海之中。鲁迅曾指出：“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他同时剖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一谚说，“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寥寥数语，便十分明白地揭示出了谚语的阶级性。

我们探讨谚语源流，既要剖析谚海的“两种文化”现象，还需研究谚海海域的消长变迁。谚语既是一种口头传承，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必然会不断出现变异、增长和消亡现象。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谚语也不例外。从谚海整体看，总的趋势是与日俱“长”的；而从各个局部“海域”看，却是从不间断地在时长时消。所谓“时长”，主要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视野的日趋开阔和经验、认识的日益更新，不断有大量新的谚语涌现出来，致使辽阔的谚海日渐加深加宽。所谓“时消”，主要是指出现在

某一历史时代的一些谚语，或因其所反映的事态已时过境迁，或因其所使用的语言已发生变异，不再为人们所口传、引用，因而又总会随之在谚海中悄然消逝。不难看出，正是这种时长时消的规律，在影响和制约着谚海这一“海域”，使之始终处于永不干涸而又充满生机的流动状态之中。

二

本《集成》编纂方案指出：“编谚语集成，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谚语。”关于谚语的界说，乃是一个自古而今众说纷纭的问题。我国古代见诸书面的谚语界说不胜枚举。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尚书》的“俚语曰谚”；《礼记》释文“谚，俗语也”；《国语》韦注“谚，俗之善谣也”；《汉书》颜注“谚，俗所传言也”；《文心雕龙》的“谚者，直言也”，《说文解字注》的“凡经传所称之谚，无非前代故训”；及《古谣谚·凡例》的“谣训徒歌”、“谚训传言”，二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等等。另有一些典籍，还对谚语以里谚、俚谚、俗谚、鄙谚、野谚、口谚、里语、鄙语、俗话、古话、常言等相称。这些界说与称谓，各执其理，各遣其词，但大多流于片面，偏重管窥谚语的俗传性特点。唯“前代故训”一说，倒多少点出了谚语的实质。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郭绍虞先生深入谚语若干本质特点，在《谚语的研究》中说：“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而用美的言词以表现者，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而规定人的行为之言语。”半个多世纪以来，谚家群起，界说更丰，但迄今也未能定于一尊。可喜的是，这些界说业已广涉谚语实质的方方面面，大体勾勒出了谚语作为科学字眼的涵义和范畴。

在此情况下，博采众长，为谚语草拟一个较为妥当的定义，应该说是可能的；由于要编《集成》，确定一种协调工作的界说，无疑也有必要。据此，我们便在《集成》编纂方案中权且作了这样的界定：“谚语是民间集体创作、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这个定义，未必尽善尽美，但实践表明，用它协调全国谚语集成工作，是基本可行的。当然，作为定义它只原则厘定了谚语的基本范围。为求进一步地理解和掌握它的实质，我们还须由此剖析谚语的基本特征。

谚语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从内容看，谚语首先具有经验性。它或源于直接感知，或兼含间接推理；或反映成功，或总结失败；无不是体验或观念的经验性结晶。谚语还富有哲理性。它总是升华带规律性的经验，洞察事物的本质，从而能够十分准确地表达出某种深邃而又闪光的见解，

具有令人折服的说理性和训诫性。

从形式看，谚语既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则无不具有通俗、上口的口语性特征。这一点甚至成为我们辨别谚与非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谚语又总是以最简约的形式，蕴涵最赅博的内容，表现出非凡的精练性。任何复杂纷繁的事物、抽象深奥的道理，一旦进入谚海便出奇地精练。谚语还以其高度的艺术性而被誉为“浓缩的诗”。在语言里，它既是特殊表达成份，又是艺术表达方式。它广用辞格，巧织句式，节奏鲜明，音韵铿锵；常见的形式是由两句构成，也有一句、三句、四句的；在技巧上，谚语还常常运用民间诗歌特有的排比、对偶、比喻、层递、倒装、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以增强其艺术上的感染力和论理中的说服力。

这里简略提到的只是谚语在内容、形式上所通常表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特征。为了厘定谚语的界限，同时还须以此为依据，去细辨谚语和它的近邻们的区别。编纂方案规定：“本《集成》只收谚语，不收俗语、格言、成语、歇后语。”方案所列“不收”诸语，便是易与谚语混淆的“近邻”。

在所有近邻中，俗语最易与谚语相混。这固然同谚语历来多和广义的俗语称谓混用有关，更因两者确实相距太近所致。我们所谓俗语，是指狭义俗语，即对于某种思想和社会生活进行直接间接形象化描述的定型语句。两者突出的区别是：谚语旨在推断某条道理或经验，而俗语则大多描述某种情状或性质；谚语必是完整的句子，而俗语则不乏短语式的“残句”，多需借助上下文，庶几完整句意。

谚语与格言一般不难区分。谚语系群众集体创作，查无作者，格言则多为名人“可为法式”的语录，有作者可查；谚语富口语特色，使用时可易字句，格言书面语特色较浓，且一字也不可改动。

谚语与成语可做多方面对比：谚语是整句，可单用；而成语多是词组或短语，只能充当句中的“词”。谚语只大体定型，使用时可小有变异；成语则非常定型，一般不容擅改。从风格特色看，谚语以俗为本，口语味儿浓；成语则文墨味儿重，多作书面引用。

在多数情况下，谚语与歇后语界限分明。谚语侧重言事言理，歇后语侧重喻形喻情；谚语主谓语浑然一体，歇后语喻解体若即若离，讲述时可以乃至必须有较长的停歇；谚语的“有效成份”蓄于全句，歇后语的“有效成份”只在后半句（解体）；谚语独立成句，歇后语多作句子成分，或依附某语言环境。

必须指出的是，谚语和它上述近邻虽可分类，但它们之间也有交叉现象，有的却也难以截然断面，因为它们毕竟共属一个语言大家族——熟语。它们在来源、语义、表达、流传等某一或某些方面，维系着或远或近、或浅或深的“血缘”，甚至难免“混血”跨类。我们既反对不分界限，又承认谚语和它的近邻有跨类交叉现象，例如：“满招损，谦受益”，既是格言，又是谚语；“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既是俗语，又是谚语；“哀兵必

胜”，既是成语，又是谚语；“单面锣打不响”，既是歇后语，又是谚语，这类相互交叉的作品，我们认为也可入《谚语集成》。

三

谚语，被誉为民间的知识总汇和大百科全书，蕴蓄着人类社会广博的智慧和经验。对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谚海大国来说，积累和弘扬谚语文化，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一千八百年前，东汉的崔寔就首先辑录当时流行于世的农谚作《四民月令》，成为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谚语采辑家。嗣后，又有三国吴陆玑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宋陈旉著《农书》、元娄元礼著《田家五行》、明徐光启著《农政全书》，皆循崔寔足迹悉心采集农牧渔副生产谚。全面发掘、辑录包括生产谚在内的各种谚语，一般认为当始于宋。宋人龚颐正的《释常谈》、周守忠的《古今谚》，系现存我国书海的最早的谚语大观。此后，明人杨升庵的《古今谚》、清人杜文澜的《古谣谚》、曾廷枚的《古谚谭》，以及近人李鉴堂的《俗语考原》、史襄哉的《中华谚海》、朱雨尊的《民间谚语全集》，等等，都是各自时代积累弘扬谚语文化的杰出成果。

值得瞩目的是，历史上对于谚语遗产的传承光大，并不仅限于发掘辑成书，更大量的，还表现在连楹充栋的各种典籍的广泛采用。就连对民间口头创作深怀阶级偏见的高贤雅士，有时也不得不屈尊俯就。《文心雕龙·书记》说，“夫文词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便是明证。事实也的确如此。先秦典籍保存的大批古谚，诸如《国语》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战国策》的“宁为鸡口，毋为牛后”、《韩非子》的“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等，历时两三千年，至今仍闪耀着华夏先人聪明才智的奇辉。现在仍活在人们口头上的“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忠言逆耳利于行，毒（今作良）药苦口利于病”等名谚，是《史记》流传于世的。唐宋以来，随着市民文学的蓬勃兴起，从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到元代杂剧、明清小说，被采撷入墨的谚语更是数不胜数。例如，单是《红楼梦》前八十回所引谚语，即达数百则之多。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用的“谣谚”，引起了当时文化界的特别关注。除继续大量采汇成书和引入写作外，郭绍虞、曹伯韩、钟敬文、黎锦熙、朱介凡等不少学者，纷纷起而著文立说，揭开了我国谚语现代研究的序幕。据曹伯韩先生当时统计，短短一二十年间，各省出版的谚语专著，即不下三四十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谚语的发掘与研究步入了崭新的时代。就发掘成书而论，从

单类集子，到综合选编；从一般介绍，到分类诠释；从古谚寻源，到今谚集锦；从汉族谚语概观，到少数民族作品合璧，不断有新集问世。就理论研讨而言，在有关谚语的搜集整理、界说分类、内容缕析、艺术探讨、语言寻踪，以至国内外谚语的比较研究等领域中，众多选题，有的已经成书，有的已始于谚语学者的探索笔触。在此期间，公开出版的专著和类书，少说也逾百余；见诸报刊的零星论文，更是数以千计。

古往今来，我国谚语宝藏业已展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喜人。然而，我们也无须讳言，这些已有的发掘与研究，较之我国谚语宝藏的实际储量，较之我国谚语研究的应有水平，较之世界谚语研究的发展形势，毕竟还很有限，或曰差距不小。全面发掘谚语文化遗产，致力提高谚语研究水平，进而卓然确立“中国谚语学”的光荣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中国谚语工作者的双肩。

有鉴于此，早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就积极酝酿并倡议在全面普查、采集的基础上，编纂出版包括《中国谚语集成》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丛书。这一倡议，得到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高度重视与鼎力支持。1984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联合签发了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接着便组织班子，制订方案，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发掘、编纂谚语集成的宏大工程。

在1986年5月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三次工作会议上，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正式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列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

四

《中国谚语集成》以广集我国谚语之大成为己任，自1984年下达关于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之后，《集成》工作通过全国省、地、县各级文化部门和《集成》机构，即纷纷培训骨干，发动群众，组织了全国性的谚语大普查、大采集。在普查采集过程中，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草原林海，到边寨渔村，无不遍布谚语工作者的辛劳足迹。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谚语的搜集犹如大海捞针，需要一点一滴、一句一条地积累，其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正是靠着众多同志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和献身精神，终为《集成》的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将永远记下他们的功绩。集成工作开展以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工作不甚平衡，但就普查面广、采集量之多而言，已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编纂《方案》规定，“原则上以现今流传于世的作品为界，存于古籍而未见流传者，一般不予入书。”通过此次普查采集，全国“现今流传于世”的谚语，包括那些确已在口头流传而为群众所认可的新谚语，大体已经掌握。真正集我国数千年岁月、数十个民族谚语文化之大成以编纂成书，这在过去时代，

断不可能做到，甚至连想也不敢想。这也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完成的大业。

《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与出版，是在全国范围内囊括普查、采集、翻译（部分少数民族谚）、鉴别、遴选、分类、编排，以至印制出版等项内容的浩大的系统化工程。编纂《方案》总体要求，这项工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真实、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各民族谚语创作和流传的面貌，体现八十年代我国对民间谚语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的水平及成果”。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把确定一个明确的编辑指导方针，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由于谚海存在“两种文化”现象，加之许多谚条流传久远，时空跨度甚大，作为历史的产物，不能不受到时代的、思想观念上的局限，特别是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与干扰。因此，其中有些作品难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迷信的、宿命论的观念。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收作品时，必须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认真区别对待。凡属内容反动、格调低劣、对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作品，一律剔除不收。当然，我们也同时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始终注意把不同时代产生的作品，放回到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分析、观察，并从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多方位地去审评它们的功能与价值，而力求避免用今人的眼光去机械地、简单化地苛求和否定前人之作。因此，凡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揭示作用和认识价值的作品，尽管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已失去借鉴意义，我们依然予以收录。对于一些因受到历史的、认识上的局限，而带有狭隘性、片面性，在事理的分析上已显得陈旧过时的作品，只要它们尚属无害于民的传统佳作，我们也适当保留下来，以留给读者去批判地继承。此外，对于语言艺术上的特殊表达，诸如“母勤女不懒，父懒儿不勤”、“宁养败子，不养呆子”一类因强调某一点而故意极而言之作品，亦不简单视之为粗伪糟粕，动辄一笔删汰。总之，既注重社会效益，又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二者兼顾，审慎筛滤，是本《集成》在编纂过程中贯彻始终的编辑指导方针。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对入选的作品严格贯彻“三性”原则。所谓“三性”，即一讲“科学性”，务求采集、整理、翻译、鉴别以至编排等各个环节，都具有忠实性、准确性，反对无视科学的随意性；二讲“全面性”，务求全书所收作品，基本囊括全国现今五十六个民族的各类谚语，包括富有实用和研究价值的异文变体；三讲“代表性”，务求入书作品业已经久流传，有较强延续性和一定覆盖面，在本地区、本民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凡属乡土味较浓之本地区代表作，有多少收多少；跨省的“通用”谚，也择优入书。这三条原则，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明确了《集成》的学术准绳，又提供了协调全国编纂工作的统一规范，以力求保证本书应有的质量。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按内容分类方式建立自己的编辑体系。谚海的容蕴繁杂，按内容进行分类，虽有相当的难度，且迄今未见公认的内容分类范本，但为了增强本《集成》的可读性与可利用性，我们仍坚持采用了按内容分类体系。要求作品归类时各就各位，依类相从，并照顾各类作品内在的联系，以供查阅方便。我们试将入书谚语的内容分作“大、中、小”三个层次，进而在各个层次中按内容立目划类。要求全书各卷的类别“大一统，小变通”，即：高层类别各卷大同；中层类别各卷允许有若干增减调整；小层类别则可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谚条构成情况，灵活听便。小类中具体排列谚条时，各卷更可自酌内容而巧为编织，但求井然有序。尽管这样的分类编排方式还属一种尝试，偏颇不当之处自是难免，目的却是期望能用一条透射内容的视线，把犹如一颗颗微雕艺珠的谚语，有层次、有条理地贯串起来，既使全书在宏观上自成系统，又让各卷在分类上充分展示各地谚语宝藏的百态千姿；既有利于不同文化水平、多种生活阅历的各界读者随意检索，又方便诸多学科的研究家们从中摘取资料、进行研究。

《中国谚语集成》凡三十一卷（台湾卷暂缺），自1990年起一卷接一卷地同读者见面。它采自民间，又要带着油墨的馨香回到民间去。作为它的编纂者——我们及全国谚语集成工作者，对于世世代代中华儿女智慧和经验的宏伟结晶的成书问世，无不满怀喜悦之情。然而，正如谚语“瓜无滚圆，人无十全”所说，天下未见有十全十美之事。《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工作，限于主、客观诸多条件的不足，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罅漏，令人喜中隐忧。我们殷切期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正。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一月于北京

凡 例

1、《中国谚语集成·云南卷》是根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制定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总方案》，本着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编选而成的。

2、《中国谚语集成·云南卷》是在全省普查的基础上，从20万余条各民族口头流传的谚语中精选出来的。其中一部分采录自各民族的历史典籍和民国年间编纂的谚语集子。本卷力图以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为宗旨，真实全面地反映千百年来流传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谚语这一民间智慧的基本概貌。

3、本集成收入的谚语以古代流传至今的为主，收录原则重在真实记录历史。如有谚条所反映的观念与现行事相左者，为历史印记，不再单独作注。

4、《中国谚语集成·云南卷》收入谚语2万余条，按内容分类编排。分为事理谚、修养谚、社交谚、时政谚、生活谚、家庭谚、风土谚、自然谚、农林谚和行业谚10大类。

5、涉及各民族特殊习俗和特殊场合使用的谚语，均作注释，置于当页末。

6、每条谚语注明族属和流传地区，以地、州、市级为单位。

7、一些在少数民族中流传的汉族谚语，或者在几个民族中都有流传的谚语，不再过细斟酌，仅标以搜集地区。

8、在一些民族中，部分谚语、格言、俗语无明确界限，实际使用中亦无区别，故不作特殊斟酌。

9、卷首云南行政区划图、民族分布图系由云南省测绘局提供。卷首彩色照片，以谚语中反映的云南各民族民俗生活、自然景观为主。

10、卷末附有《中国谚语集成·云南卷》地州市县谚语集成资料本目录及编辑人员一览表、谚语主要搜集者简介和谚语主要搜集(提供者)一览表。

前 言

高山峡谷造就了多样的滇民族文化

古谚云“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云南位于中国西南部，是古老中国的边陲要地。要用一个平均海拔描述其地理状况，那是枉然的。云南地处青藏高原南延部分，3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将云南的地势一分为二：东为云南高原区，平均海拔2000米，呈喀斯特地形发育，高原湖泊星罗棋布；西为纵谷区，江流纵横，高山深谷相间，金沙江、珠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元江——红河、独龙江——伊洛瓦底江等几条大江，几乎集中了东南亚最重要的水系。这些古老的河流，一直是云南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

要用一个平均气温描述云南的气候，是枉然的。若非置身于云南，那就很难理解“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意义。云南的气候是立体的，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南北最大距离900千米，呈梯状下降。北部最高峰是德钦的卡格博峰，海拔6740米；南部的最低点在红河河谷，仅76.4米，平均每公里降低近7米有余。八个纬度间的温度差异，就相当于中国南部的海南岛到东北长春市之间的年均温差。因而，云南既有中国境内最低纬度的冰川，有终年积雪的山峰，也有亚热带四季如春的山间盆地，以及弥漫着热带气息的炎热河谷。

千百年来，云南四个语系26个民族，共同居住这片土地上，复杂多变的地理和气候造就了他们丰富多彩的文化。他们沿着古老的江河，在神话和生存本能指引下不断地迁徙流动，寻找生存的家园。从百濮到百越，从苗瑶到氏羌，不断在迁徙中创造着、融汇交流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穿各自的服饰，吃各自的饮食，建不同的房子，种不同的庄稼，适应各自不同的环境和气候。“水淌处是傣家，火烧处是彝人。”“建寨不怕山高，只要水清树林好。”少数民族谚语生动反映各个民族人居环境的选择。汉谚曰：“高山不是人在处，锈水不是养鱼塘。”汉族自迁居云南以后，一直生活在商贸发达的交通要道上，因而其居住观念是“愿做衙前一只犬，不做深山一只虎。”傣族则不然：“盖房远离衙门，建寨远离城子。”傣族先祖在权衡了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后作了如是选择。各个民族的前祖，不论是顺大江南下，还是循密林迁徙，或者本来就是这古老土地上的子民，他们追逐清澈的水源、肥沃的土

地，或是幽深的密林。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依托这片土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书写着多样性的文化篇章。这正如谚语所说：“父亲找下的是清冽的泉水，母亲找下的是膏腴的土地。”

当我们脚踏祖先的土地，在大山与江河的深处，找寻人类自己成长历史的时候，云南神秘的土地告诉了我们许多的东西；云南各民族的谚语，使我们能够追溯千百年来的生活历程。

汲取长者承传的智慧

1984年，以抢救、保存和整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的集成编纂工作启动。这是一项全国性的整理民间口传文化的工作。那时候，中国社会正百废待兴，经济改革的浪潮正席卷全国。同时，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在以全新的眼光重新正视社会真实的一面。在今天看来，当年社会变革最重大的影响，莫过于人们正小心翼翼地翻开深藏在心底的历史。千百年来，这部历史曾经是他们延续种族生存的依据。但是，近几十年来它却被人多地割断了，被当作落后的、迷信的、用来毒害人民的鸦片。到了“文革”，更是连人带“史”一道被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开始的工作很困难。情况较好的地方，基层领导人还明白民族文化与“封建迷信”的区别；但在某些县乡，极“左”的思想仍像一道樊篱，使你花很大气力，费很多口舌，才不致被人误以为你是来农村煽动迷信活动的。因此，首先得有县政府里转给乡政府、乡政府转给村公所的介绍信；第二，得花很多时间打消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明白，他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和历史再不留下来就消失了。在中越边境上的一个小山村，老摩公的家里由于我们的到来聚了很多人。正讲到关键处，一位村民站出来说话了：“你们是什么人？有介绍信没有？为什么了解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当然，“大哥要继承父母的传闻，老人要传下祖先的故事。”还因为谚语说：“道路是众人踩下的，习俗是祖先留下的。”在很多情况下，出于使命感，老人们还是谨遵谗训，“义无反顾”地讲了。

直到今天，我们特别记住了那个时代我们一些地方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做的工作。楚雄彝族自治州宣传部专门召开会议，为彝族的毕摩们正名，将他们称作彝族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尽管在今天这不足为奇，但在当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非常不容易了。

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间，沿续着一些古老的习俗。远古时代的巫风承传着各个民族的古俗，一直流传至今。巫覡——在象形文字中描述的是居于天地之间的一些特殊的人们。他们既是通天人者，是长者，也是人间的统治者。到了后世，他们从社区统治者的职能中区分出来，但仍然是一个民族最权威的宗教、文化、历史的保存者与传承人：在彝族中，被称作“毕摩”，在哈尼族中，被称作“贝玛”或“摩批”，在景颇族中，被称作“董萨”；在傣族壮族中，被称作“摩”，在谚语搜集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与他们的交道最多，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知

识也最多。基诺族谚语说：“古树的背上记着风雨，老人的心里记着古今。”哈尼族谚语说：“没有老人不识的古语，没有老马不识的旧道。”寻找他们，是我们每一次出行的目的。

记得那时候，每到一村寨，或者在山道上与人相遇，当人们知道我们来做什么的时候，总是极热情地说：那些古事啊，得去某寨找某某人。因为“地中最神圣的是谷魂的在处，寨中最神圣的是长老的在处。”（布朗族）当我们把绿壳的“春城烟”，把装满包谷酒的军用壶毕恭毕敬地放在火塘边的时候，老人们因有人崇尚他们的满腹学识而发出的会心微笑，真的让人感动不已。我们追循着这些老者的踪迹，追循着他们的智慧，在云南最高的山上，在边地最远的乡间。尽管跨越了几十年的文化断层，他们超凡的记忆力又为我们搭起了一道历史的桥梁。

很多年过去了，这些古老的文化已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学者们在冠冕堂皇的学术会议上引经据典的证据，而我们采访过的老人们却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人世。这使人痛心不已。其中有一位长者，让人常常记起，那就是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李世忠先生，省集成的多数人都与他交往颇深。他是彝族，爱喝酒，“山上的麂子是狗撵出来的，肚里的歌是酒撵出来的。”“两座山不能靠在一起，一碗酒能把朋友连在一起。”就是他在我们办公室随口说来的。后来，他去世了。路过楚雄，我们去看他也要祭一杯酒。他所了解的彝族的历史、习俗和口传文化是那么丰富，肚里的谚语是那么生动。我们曾经与他一道翻译彝族做酒的古歌，一道按照古歌中唱的上山找酒药，一道在彝族最深的山里吃苦弄粑粑蘸蜂蜜，看彝族青年背新娘。

哈尼谚语说：“死一头耕牛闲一张犁，死一个老人失一套理。”生活中真的如此！老人们去世了，带走了他们肚子里的历史。这些历史有的被我们记录下来，有的则永远地消失了。而年轻的后代不遑接过他们的知识，就已经被现代生活的热情激励着，不再去追寻他们先辈的智慧。仅仅十多年，这部珍贵的历史又快成为“落后”的象征。只是这一次不是被政治运动，而被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浪潮湮没了。在谚语的编辑过程中，每次看到这样的谚语：“葫芦破了无法补，传统丢了无法找。”（佤族）“阿公的鬼要祭，阿祖的规矩不能丢。”（景颇族）我们心里就会充满许许多多无奈的感慨。

找寻世代相传的生存教科书

谚语说：“抬头看是青天，低头看是夜间；隔山讲话听得见，走到面前要半天。”十多年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走遍了云南的高山深谷，深入到最边远的山寨。如今，每听到寨头的木鼓，听到林间的风声，听到山泉的流淌，听到山中古老的歌谣，就让人觉得像回到家里。多年里，我们和那些与我们一道工作的县里乡里的同行们，与村寨里的老人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每次告别的时候，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谚语：“两座山不会碰头，两个人